

# 水上族群的源流和族屬

馮國強

香港樹仁大學

## 一、蠶名解釋

「蠶」字不見錄於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，後之《說文解字》有「蠶」字，是宋初徐鉉於宋太宗雍熙3年（986年）奉敕校定，始將「蠶」字收入卷十三新附中，註曰：「南方夷也，從虫，延聲，徒早切。」<sup>[1]</sup>「蠶」字的收錄於字書新附中並不是最早一本字書。「蠶」字最早收錄的字書是南朝梁孝緒的《文字集略》，可惜此書已早軼了，但可從唐時何超《晉書音義》知道該書所言之蠶的解釋，其文說：「天門蠶，徒早切。蠻屬，見《文字集略》。或作蜒。」<sup>[2]</sup>

《文字集略》稱「蠶」為蠻屬，《說文解字》新附字又稱「蠶」南方夷也，兩者都不是蠶字的原意。「蠶」字實際上是對這些民族語的一種語譯而已。這股北蠶其族群於魏晉南北朝時，長江流域蠶人勢力非常強大，「蠶族廣為人知，蠶便成了通用字，最後列入字書」。<sup>[3]</sup>蠶字還有不少異寫，如蠶、蜒、蛋、賧、蠶、但、蛋等，<sup>[4]</sup>都是同音異譯，是一種同音或近音異形而已，羅香林稱這是蠶人對自己的民族一種稱呼。<sup>[5]</sup>關於這個解釋，筆者十分認同的，但筆者認為只能限於指北蠶的自稱，不能用於南蠶（舡）的解釋，可惜古漢人視蠶為蠻，蠶字就是蠻。當說到這些北蠶也善於水性，因此，也把嶺南的水上人也稱作蠶，這便是強加上去，是一些學者主觀想象而已。

蠶字於粵語是讀作「但」[tan<sup>22</sup>]。蠶字在珠三角許多人口裡經常說成「鄧」[tang<sup>22</sup>]（此a是短元音），實在不是「蠶」這個字。tang<sup>22</sup>的原字是「舡」，也有不少人人讀作「定」[ting<sup>22</sup>]，筆者也曾在香港聽過有人舡家人為「定家人」[ting<sup>22</sup> ka<sup>55</sup> jan<sup>21</sup>]（jan<sup>21</sup>的a是短元音）。<sup>[6]</sup>

「舡」，不是漢字，是古壯（壯族人，源流是古越的後裔）方塊字，壯語是小船之意，壯音是teng<sup>42</sup>，從舟，丁聲。<sup>[7]</sup>所以 tang<sup>22</sup> ka<sup>55</sup> 或 ting<sup>22</sup>（粵音定）ka<sup>55</sup> 實在是古越水上人對自己的水上族屬一種稱呼，就是艇家之意，不含侮辱和貶義。可惜五代十國打後的古文獻全稱嶺南水上人為蠶。

## 二、南北蠶源流及其族屬

要談論南北蠶人的族屬，宜先行看其變遷和活動範圍。

我國蠶人，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分成南北兩支，早期學者視為同族，如羅香林在《蛋家》認為我國歷史上的南北蠶人均為越族傳人。<sup>[8]</sup>陳序經先生在《蛋民的研究》將所有蠶人都視為同族，主張南蠶源自北蠶南徙。<sup>[9]</sup>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末，何格恩《蠶族之研究》卻認為南蠶與北蠶有別。指出宋代以前，一般所言之「蠻蠶」，多為穴居野處之民族，尚未有水上居民之意。<sup>[10]</sup>何格恩又云：「由是說來，嶺南的蠶族，未必和《華陽國志》所說的蠶，或《隋書》的巴蠶，有甚麼關係。」<sup>[11]</sup>《華陽國志》、《隋書》所言之蠶就是北蠶，也是指巴蠶。吳永章〈南北蠶人不同族屬新說〉《民族研究文集》提出南北蠶人不同族群，它們之間並不存在源流關係。吳永章又認為魏晉南北朝時鄂、川、湘、黔邊區的蠶人，應是廩君蠻<sup>[12]</sup>的後裔，今土家族的先人；至於隋唐以後的嶺南蠶人，應是越族後裔。<sup>[13]</sup>2012年，詹堅固進一步把北蠶、南蠶區別出來。年代不以隋唐作分水嶺，詹氏乃以宋代作區別的分嶺線，這個劃分頗合理。

宋代以前的北蠶，分布於長江中上游，一支是渝東、鄂西、黔東一帶的巴州蠶；一支是湘西武陵地區的荊州蠶，荊州蠶是巴州蠶移民的後代。其族屬是今天土家、瑤、苗等族先民。至於打從宋代開始，歷史文獻上所言之嶺南南蠶，跟北蠶不同族源，是古越族後裔，兩者沒有血源關係，<sup>[14]</sup>這種看法已於何格恩論文說了出來。筆者是認同何格恩及其後的學者把南北蠶區別開來，並視作不同族屬的看法。或許區別年代宜以五代

十國作分水嶺。五代十國前的歷史文獻上經常看見出現的蠻民，實際是今土家族等先民。最後因政府之大力平定，其後北蠻不再見諸載籍。至於五代十國後，文獻上所見所言的蠻民，實際是直指嶺南的蠻族的水上族群，跟五代十國前於長江中上游活動的蠻人沒有關係。

常璩《華陽國志》是一部研究古代西南部少數民族的要書，其〈巴志〉云：「涪陵郡……東接巴東，南接武陵，西接牂柯，北接巴郡。土地山險水灘，人戇勇，多獠、蠻之民……漢時，赤甲軍常取其民，蜀丞相亮，亦發其勁卒三千為連弩士，遂移家漢中。」<sup>[15]</sup>蜀丞相亮是東漢時人，這說明「蠻」之名稱在東漢時已存在。由於此字不常見於東漢，故許慎《說文解字》不收錄此字。

### (一) 巴蠻(北蠻)民族屬概況

常璩《華陽國志·巴志》載：「其屬有濮、苴、共、奴、獠、夷、蠻之蠻。」<sup>[16]</sup>又云：「巴東郡……南浦，晉太康初，將巫北井還建平但五縣，去洛二千五百里，東接建平，西接巴郡，北接房陵，(有)奴、獠、夷、蠻之蠻民。」<sup>[17]</sup>又載：「涪陵郡……土地，山險水灘，人戇勇，多獠、蠻之民。」又云：「蜀郡……廣都縣……漢時縣民朱辰，字元燕，為巴郡太守。甚著德惠。辰卒，官郡獠民，北送及墓，獠、蠻鼓刀，辟踊感動。」<sup>[18]</sup>從這裡可見東漢末到晉代時，蠻民主要分布長江巴州的巴東和涪陵郡一帶。巴東郡乃漢劉璋分巴郡所置，故治在今奉節東北；涪陵郡，三國蜀漢所置，故治在今四川彭水縣治；廣都縣，漢置，故城在今四川華陽縣東南。<sup>[19]</sup>

南北朝史書也對長江流域一帶蠻民作出記載。那個時候，會在蠻名前加上地域之名，如建平蠻、荊州蠻、信州蠻等。北蠻在長江發展，其勢有最鼎盛時是南北朝時期，所以連字書也收錄此字以反映實際，最早收錄的字書是南朝梁孝緒的《文字集略》。南朝梁元帝蕭繹所繪畫的《職貢圖》(一卷)便有建平蠻一語。建平蠻就是晉時的巴蠻。至於信州蠻，可見於《周書》卷28〈陸騰傳〉，文云：「天和初，信州蠻、蠻據江峽反叛，連結二千餘里，自稱王侯，殺刺史守令等。」<sup>[20]</sup>文裡所云之蠻，就是信州蠻，故信州蠻就是信州蠻。《南齊書》卷54〈明僧紹傳〉云：「建元元年，為巴州刺史，綏懷蠻蠻，上許為益州，未遷，卒。」<sup>[21]</sup>《梁書》卷17〈張齊傳〉云：「天監二年，還為虎賁中郎將。未拜，遷天門太守，寧朔將軍如故。四年，魏將王足寇巴、蜀，高祖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。未至，足退走，齊進戍南安。七年秋，使齊置大劍、寒家二戍，軍還益州。其年，遷武旅將軍、巴西太守，尋加征遠將軍。十年，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蜒，抄斷江路，攻破金井。齊討景和於平昌，破之。」<sup>[22]</sup>蜒，即蠻字。通過以上南北朝史書記載，可見當時的蠻族，活動於今天四川、重慶一帶。論其關係，這些蠻民全是晉代巴蠻的後裔。

北蠻後經過北周政府鎮壓，蠻人勢力削弱，自此羣蠻懾息，不復為寇矣，<sup>[23]</sup>但還未消失，仍於隋、唐、五代活躍於地方。

《隋書》卷48〈楊素傳〉云：「上方圖江表，先是，素數進取陳之計，未幾，拜信州總管，賜錢百萬、錦千段、馬二百匹而遣之。素居永安，造大艦，名曰五牙，上起樓五層，高百餘尺，左右前後置六拍竿，並高五十尺，容戰士八百人，旗幟加於上。次曰黃龍，置兵百人。自餘平乘、舳艫等各有差。及大舉伐陳，以素為行軍元帥，引舟師趣三峽。軍至流頭灘，陳將戚欣，以青龍百餘艘、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，以遏軍路。其地險峭，諸將患之……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，正據江峽，於北岸鑿岩，綴鐵鎖三條，橫截上流，以遏戰船。素與仁恩登陸俱發，先攻其柵。仲肅軍夜潰，素徐去其鎖。仲肅復據荊門之延洲。素遣巴蠻卒千人，乘五牙四艘，以柏檣(即上文所言之拍竿，用以彈石)碎賊十餘艦，遂大破之，俘甲士二千餘人，仲肅僅以身免。」<sup>[24]</sup>隋文帝承繼了北周的基業，於開皇九年遣將南征，命楊素率水軍出三峽，下荊門。楊素藉著巴蠻的助力，大破陳將呂忠肅於延洲。自隋文帝統一後，巴蜀的蠻蠻日漸與漢族同化。所以自隋書以後，巴東的蠻族很少見於史籍的記載。又此處的信州，即是上文梁時所設立信州。這裡提及的巴蠻，就是上文的建平蠻和信州蠻。

到了唐朝，陳子昂上書曰：「則天將事雅州討生羌，子昂上書曰：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。臣聞道路云：國家欲開蜀山，自雅州道入討生羌，因以襲擊吐蕃。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，遂發梁、鳳、巴蜒兵以徇之。臣愚以為西蜀之禍，自此結矣。臣聞亂生必由於怨。雅州邊羌，自國初已來，未嘗一日為盜。今一旦無

罪受戮，其怨必甚；怨甚懼誅，必蜂駭西山；西山盜起，則蜀之邊邑，不得不連兵備守；兵久不解，則蜀之禍構矣。昔後漢末西京喪敗，蓋由此諸羌。此一事也。」巴蜒就是巴蜃。梁指梁州，今陝西南鄭，為巴中之地；鳳，指鳳州，今陝西鳳縣，與今四川北部靠近。跟著史籍已很少記載渝東、鄂西、黔東一帶蜃人的活動。但蜃人的活動卻在一此些文獻上反映出來。唐張說《故洛陽尉贈朝散大夫馬府君碑》載：「歸次葭萌，江溢毀道，攀車需號慟，濤為之卻蜃人哀之，莧棧而濟。」<sup>[25]</sup>葭萌，地名，今之川北一帶，此乃川北之蜃。

以上所談及的蜃人，就是所稱的北蜃，這種蜃人的特點是隨山洞而居，其俗斷髮文身，<sup>[26]</sup>與嶺南的蜃族（舩族）之水上人沒有關係。至於這些蜃族的族屬，「就該地區蜃人來講，其應為後世土家、苗、瑤、侗各族的先民，或許還發展成其他民族，但由於地理環境的限制，其發展主體還是土家蜃。」<sup>[27]</sup>

從以上可見巴蜃（北蜃）是活躍於五代十國或以前的，打後的歷史裡，已不再見其擾亂了。

## （二）嶺南蜃（舩民）族屬概況

北宋真宗咸平初年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<sup>[28]</sup>卷一五七云：「蜃戶，縣所管，生在江海，居於舟船，隨潮往來，捕魚為業。若居平陸，死亡即多，似江東白水郎。」<sup>[29]</sup>這是文獻上見到最早的記載關於南蜃人是從事漁業工作，特點跟北蜃不同，就是嶺南的蜃戶是居於舟船。跟著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史料筆記，就是陳師道《後山談叢》，卷四其文云：「二廣居山谷間，不隸州縣，謂之瑤人；舟居謂之蜃人；島上謂之黎人。」<sup>[30]</sup>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云：「蜃，海上水居蠻也，以舟楫為家，採海物為生，且生食之。入水能視，合浦珠池蚌蛤，惟蜃能沒水採取。」<sup>[31]</sup>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云：「以舟為室，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，蜃也。」<sup>[32]</sup>從以上四部文獻來看，蜃字的意義明確，是一個特稱。又宋元明清之蜃戶為水居的民族，範圍只限於嶺南，觀念的轉變，應該始於宋初。<sup>[33]</sup>此外，可見嶺南的兩廣蜃人是有舟居特點，跟住在長江流域一帶所稱的蜃民不一樣，他們是隨山洞而居。

嶺南蜃族（舩民）的族屬問題，應該與越人有關。西漢宗室劉安編著的《淮南子》卷十一〈齊俗訓〉云：「胡人便於馬，越人便於舟。」<sup>[34]</sup>又《漢書·嚴助傳》載淮南王安上武帝書亦云：「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，處谿谷之間，篁竹之中，（越人）習於水鬪，便於用舟，地深昧而多水險，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，雖百不當其一。得其地，不可郡縣也；攻之，不可暴取也。」<sup>[35]</sup>從以上文獻來看，嶺南習於水上生活的水居蜃民，與古越族習水便舟特性相合。

桓寬《鹽鐵論》云：「蓋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」<sup>[36]</sup>；張華《博物志》卷三載：「東南之人食水產，西北之人食陸畜。食水產者，龜、蛤、螺、蚌以為珍珠，不覺腥臊也。」<sup>[37]</sup>這是描述嶺南之蜃人採海為生，不怕腥臊，這卻是古越人的飲食習慣。

蜃人與古越族人的圖騰也有相近的地方。明代鄭露《赤雅》卷上記載：「蜃人神宮，畫蛇以祭，自云龍種，浮家泛宅，或住水滸，或住水欄，捕魚而食，不事耕種，不與土人通婚，能辨水色，知龍所在，自稱龍人，籍稱龍戶，莫登庸其產也。」<sup>[38]</sup>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十八〈舟語·蜃家艇〉：「諸蜃以艇為家，是曰蜃家。……昔時稱為龍戶者，以其入水，輒繡面文身，以象蛟龍之子，行水中三四十里，不遭物害，今止名曰獺家。」<sup>[39]</sup>顧炎武《天下郡國利病書·廣東八》引《潮州志》：「潮州蜃人有姓麥、濮、吳、蘇，自古以南蠻，為蛇種，觀其蜃家，神宮蛇象可見，世世以舟為居，無土著。」<sup>[40]</sup>又陸次雲《峒溪織志》：「蜃人以舟為宅，瀕海而居，其人目皆青碧，皆辨水色知龍所在，引繩入水，採螺蚌以為業。能伏水三日，手持利刀以拒蛟螭。又曰龍戶，又曰崑崙奴，其人皆蛇種，故祭祀皆祭蛇神。」<sup>[41]</sup>李調元輯《粵風》卷一蛋歌小序云：「蜃有三：蠔蜃、木蜃、魚蜃。寓潯江者乃魚蜃，未詳所始。或曰：蛇種，故祀蛇於神宮也。歌與民相類，第其人浮家泛宅，所賦不離江上耳。廣東廣西皆有之。」<sup>[42]</sup>嶺南蜃人（舩民）與古越族皆以蛇為圖騰，這是兩者文化所一致。

從上文可知，嶺南蜃跟北蜃有許多不同，是兩個不同的族群，風俗習慣也不同。至於「嶺南蜃」，實稱作「嶺南舩」為宜。

### 三、結語

詹堅固表示南蠻與古越族分布地域相同、文化一致，很難說蠻民一定非古越族後裔。<sup>[43]</sup>問題是今天的嶺南蠻民（疍民）除了文化上、圖騰、習水便舟、飲食習慣上有越族特點，但其體質還是保留著越的特質嗎？黃新美<sup>[44]</sup>《珠江口水居民（疍家）的研究》在〈珠江口水居民（疍家）種族現狀的研究〉的小結說：「從1983年底——1989年七年的時間中，我們對珠江口水居民即疍家的後代，進行了較長時間的實在調查、觀察、測量和研究，結合參閱有關文獻，從珠江口水居民目前的生產、生活現狀和現代水上居民的體質特徵分析，我認為，他們是組成廣東漢族的一個群體。也是漢族的一個部分。」<sup>[45]</sup>又張壽祺《疍家人》稱，他與人類學家黃新美教授合作調查廣東珠三角的水上人，對水上人的膚色、毛髮、面形、鼻部、額部、頰部、齒部、頭型、鼻型、腿型、身高進行體質特徵研究，結果認為是非常接近廣東珠江三角洲漢族居民的體質特徵。從人類學角度來看，水上居民不是一個特別的民族，乃是南方漢族的一個支群。<sup>[46]</sup>因此，葉顯恩《關於蠻民源流及其生活習俗》一文表示：「我認為一個族群。除非堅持與世隔絕的生活環境，是不可能保持其純粹的血統和文化傳承的。蠻民和其它的族群一樣，應當有它的族源，但難免摻雜其它族群的血脈和文化。擁有諸多族群的中華民族，已經綿延數千年。它是由數以千計的氏族、部落經過長期融合而成的。其間有同源異流，也有異源合流。各個族系間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純血統的族系是不存在的……可見現存的族群並非單純以血統為標準。融入、歸附某一族群，就稱為某族群，亦即按照生活習俗、文化來判定。」<sup>[47]</sup>

因此，若然要講述現在的嶺南蠻民（疍民）族屬，堅持要從文化、習俗、信仰、體質、飲食習慣、工作環境來論說，還會爭論下去。個人看法，宜科學上來講，最有力量的是從體質特徵來說明。因此，筆者認為珠三角的水上族群已是南方漢族的一個支群。

#### 註釋：

- [1] (東漢)許慎著、(宋)徐鉉等奉敕校定《說文解字》北京：中華書局據平津館叢書本影印，1985年)卷十三上，頁446。
- [2] 唐·何超《晉書音義》(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·史部)晉書卷九帝紀第九。頁7b。
- [3] 詹堅固〈試說蠻名變遷與蠻民族屬〉《民族研究》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，2012年，第一期。頁83。
- [4] 清·鈕樹玉《說文新附考》北京：中華書局卷六蠻字條云：「蠻，疑亶之俗寫……」頁284。
- [5] 羅香林〈唐代蠻族考上篇〉廣州：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，1933，頁1，頁31，頁41云：「蠻一名詞，初為越裔自稱，中土習其語，循其音聲，繫以漢字，雖字形紛紜雜沓，而音義則未嘗因是盡變也。」羅香林〈蠻民源流考〉《百越源流考與文化》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，中華民國67年2月增補再版，頁230。
- [6] 張壽祺《疍家人》頁57：「廣東東莞市、中山市、珠海市以及粵北武江流域呼『疍家』的「疍」為ding<sup>6</sup>。」張教授寫得太闊，應寫上該地的某鎮或某村較好，方便後人進行核對。
- [7] 張元生〈壯族人民的文化遺產——方塊壯字〉《中國民族古字研究》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0年，頁509，頁513。
- [8] 羅香林〈疍家〉《民俗》(疍戶專號)(民國18年)第76期。羅香林認為林邑族就是蠻族源頭，但未直接指出是越族。數年後，再發表〈唐代蠻族考上篇〉《文史學研究所月刊》廣州：國立中山大學，1934年，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。頁4指出林邑蠻即古代越族遺裔。
- [9] 陳序經《疍民的研究》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35年，頁1-44。
- [10] 何格恩〈蠻族之研究〉《東方文化》香港：香港大學，1959-1960年，第五卷，第一及二期抽印本，頁2。
- [11] 何格恩〈唐代的蠻蠻〉《嶺南學報》廣州：嶺南大學，1936年8月，第五卷，第二期，頁135。
- [12] (劉宋)范曄撰；(唐)李賢等注；(晉)司馬彪補志；周天游輯注《後漢書》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年，卷86〈南蠻西南夷列傳〉，列傳76，頁2840：「巴郡南郡蠻，本有五姓：巴氏，樊氏，暉氏，相氏，鄭氏。皆

出於武落鍾離山。其山有赤黑二穴，巴氏之子生於赤穴，四姓之子皆生黑穴。未有君長，俱事鬼神，乃共擲劍於石穴，約能中者，奉以為君。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，眾皆歎。又令各乘土船，約能浮者，當以為君。餘姓悉沈，唯務相獨浮。因共立之，是為廩君。」

- [13] 吳永章〈古代鄂川湘黔邊區蠻人與嶺南蠻人之比較研究〉，原載《廣西民族研究》南寧市：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，第二期，頁 81-85。原題是〈古代鄂川湘黔邊區蠻人與嶺南蠻人之比較研究〉，後改題目為〈南北蠻人不同族屬新說〉。
- [14] 詹堅固〈試說蠻名變遷與蠻民族屬〉《民族研究》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，2012 年，第一期，頁 81-91。
- [15] (東晉)常璩《華陽國志》(四部備要本)北京：中華書局據上海中華書局據顧校廖刻本校刊影印，1985 年，卷一，頁 9 上下。
- [16] 《華陽國志》卷一，頁 2 上。
- [17] 《華陽國志》卷一，頁 8 下。
- [18] 《華陽國志》卷一，頁 9 上。
- [19] 羅香林〈唐代蠻族考上篇〉頁 15。
- [20] (唐)令狐德棻等撰，楊家駱主編《周書》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 年，卷二十八〈陸騰傳〉，列傳第二十，頁 472。
- [21] (梁)蕭子顯撰；楊家駱主編《南齊書》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98 年，卷五十四〈明僧紹傳〉，列傳第三十五，頁 928。
- [22] (唐)姚思廉撰；楊家駱主編《梁書》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 年，卷十七〈張齊傳〉，列傳第十一，頁 282。
- [23] 《周書》卷四十九〈異域上·蠻傳〉，列傳第四十一：「天和六年，蠻渠冉祖喜、冉龍驤又反，詔大將軍趙闡討平之。自此羣蠻懾息，不復為寇矣。」
- [24] (唐)魏徵等撰；楊家駱主編《隋書》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 年，卷四十八〈楊素傳〉，列傳十三，頁 1282-1283。
- [25] 張說《張燕公集》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四庫本唐人集影印，1992 年，卷二十，頁 178。
- [26] (唐)李延壽撰；楊家駱主編《北史》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 年)卷九十五〈婆利、丹丹、盤盤傳〉，列傳八十三，頁 3164：「論曰：禮云：『南方曰蠻，有不火食者矣。』然其種類非一，與華人錯居。其流曰蠻，曰獠，曰俚，曰獠，曰獠。居無君長，隨山洞而居。其俗，斷髮文身，好相攻討。」(唐)魏徵等撰；楊家駱主編《隋書》卷八十二〈南蠻列傳〉，列傳四十七，頁 1831：「南蠻雜類，與華人錯居，曰蜒，曰獠，曰俚，曰獠，曰獠，俱無君長，隨山洞而居，古先所謂百越是也。其俗，斷髮文身，好相攻討。」隋書卻認為這些南蠻都是古南越之族，應該是有問題。
- [27] 詹堅固〈試說蠻名變遷與蠻民族屬〉頁 86。  
譚志滿〈土家族和土家語概述〉《文化變遷與語言傳承：土家族的語言人類學研究》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 年，頁 16-22。
- [28] 是北宋初期一部著名的地理總志。記錄了宋太宗時的山川地理人文等，很有史料價值。又載錄唐以前大量的地方佚文，可補史籍之缺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。
- [29] (宋)樂史撰；王文楚等點校《太平寰宇記》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 年，卷一五七〈嶺南道一·廣州新會縣〉頁 3021。
- [30] (宋)陳師道、朱彥撰；李偉國校點《後山談叢 萍洲可談》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 年，卷四，頁 61。
- [31] (宋)范成大撰；胡起望、覃光廣校注《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》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，1986 年，〈志蠻·蠻〉頁 232。
- [32] (宋)周去非著；屠友祥校注《嶺外代答》上海：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6 年〈蠻蠻〉頁 65。
- [33] 何格恩〈蠻族之研究〉抽印本，頁 2。
- [34] (漢)劉安等編著；高誘注《淮南子》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浙江書局本影印，1989

年卷十一〈齊俗訓〉，頁 119。

- 【35】(漢)班固撰；(唐)顏師古注；楊家駱主編《漢書》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6年，卷六十四上〈嚴助傳〉，傳第三十四，頁 2778。
- 【36】(西漢)桓寬；王利器校注《鹽鐵論校注》天津市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卷九〈論菑〉，頁 569。
- 【37】(西晉)張華《博物志》(四部備要本)上海：中華書局據禮居本校刊影印，1939年，卷三，頁 3 下。
- 【38】(明)鄭露《赤雅》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卷上，頁 14。
- 【39】(清)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，卷十八〈舟語·蛋家艇〉，頁 485-486。
- 【40】(清)顧炎武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(圖書集成局據光緒 27 年仲秋二林齋藏板鉛印)卷一〇四〈廣東八·雜蠻〉頁 24 上下。
- 【41】陸次雲《峒溪織志》(叢書集成本)上海：商務印書館據問影樓影本排印，民國廿八年，上卷〈蛋人〉，頁 9。
- 【42】李調元輯《粵風》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卷一，頁 7-8。
- 【43】詹堅固〈試說蜑名變遷與蜑民族屬〉頁 89。
- 【44】從事醫學科學和人體解剖學研究。
- 【45】黃新美《珠江口水居民(蛋家)的研究》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1990年，頁 18-19。
- 【46】張壽祺《蛋家人》頁 43-45。
- 【47】葉顯恩〈關於蜑民源流及其生活習俗〉《蜑民文化研究——蜑民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香港：香港出版社 2012 年 5 月，頁 2-3。